

胖女孩真的有人喜欢吗？

贡献一个故事吧：我，从小胖到大，磨坏了上百条牛仔裤的大腿裆部。网上有人追我，我感觉遇到了真爱，决定奔现。

结果，我被网暴了。

几百条信息挤爆我的手机，屏幕后的陌生人用世界上最龌龊恶毒的话骂我。

「遗照帮你 P 好了，祝你们全家早日地下团聚」。

「死肥猪」，「丑 B」，「公交车」……

一切噩梦都是从见面那天开始的。

【真实经历改编，如有雷同，欢迎对号入座】

我和网友清河约在一家甜品店，这是我们网聊三个月后，第一次见面。

我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

还没进门，我就瞥到里面一个穿洛丽塔裙的女生。

她穿着一条水蓝色、布满蕾丝和蝴蝶结的华丽洛丽塔裙，顶着一头蓬松的棕色卷发，戴着同色发箍，精致得像一个洋娃娃。

她对面，坐着一个穿着 off-white 卫衣的男生。

男生兴奋地说着些什么，女生的眼睛弯成了月牙。

男帅女靓，画面非常养眼，店里不时有人朝他们桌偷瞄。

我呆在门口，只感觉晴天霹雳，五雷轰顶！

女生是我室友 Ada。

而她对面的男生，是我聊了三个月网友清河。

Ada 身上的洛丽塔裙是清河送我的，日本正版，一套好几千，我一次也没有穿过。

见面的时间地点 Ada 都知道。

为这次见面，我一周都在失眠，昨晚半夜还拉着 Ada 说：「老娘豁出去了，大不了见光死，我想见他！」

此情此景，但凡智商 80 以上的人都能明白发生了什么。

Ada 假装是我，来见了我的网友。

这一切不会只是巧合。

我们约 2 点半见面，我 2 点就出门了，从家打车到太古里，不超过 15 分钟。

走到半路的时候，Ada 给我打电话：「奈奈，我搞忘关火了！我给你炖了冬瓜排骨，晚上吃的。我上班走不开啊，你去关下火……」

「大姐，你搞错没得噢？！我都在路上了，这一回去肯定迟到啊！我不去！」我机关枪一样突突地打断 Ada。

Ada 连吓带哄，一定要我回去关火。

我拧不过，确实也怕厨房烧起来，只得折返。

等我赶到甜品店的时候，见到的就是这样的高能场面。

她想干什么？！我要拆穿她！

她身上那条洛丽塔裙是清河送我的第一份礼物，我心心念念了很久的正版日牌，收到裙子后巴不得供起来。

但我一次都没有穿过，连试穿都没有。

原因很简单，裙子是 S 号的，而我的尺码是 XXL。

清河想要我穿着裙子拍的照片，我打哈哈糊弄过去了，说以后见面穿给他看。

我真的期望自己能瘦到穿进这条裙子。

如果没有，那动起来的胖子比起静态胖子，或多或少也要生动可爱些。

而此刻，我只能呆立原地，像条被钉在木凳上的鳝鱼，徒劳地挣扎扭曲。

我有什么资格拆穿她，我本来也是假的。

我和清河是在一款社交 APP 上认识的。

我混 10 圈，没事喜欢在广场 po 几张照片，不用露脸也随便可以收获几百个赞。

别问为什么点赞多。当大多数人还只会用某图秀秀的时候，我已经把 PS 玩得烂熟，长腿细腰，90 斤，36D，只不过多点几次鼠标的事儿。

每天来搭讪的不少，清河是其中一个。

来的男生大多数是开场一顿猛夸，接着就问还有没有其他的福利照，意图再明显不过。

清河无疑是个 10 娘控，他关注我后，先是给我的每一条瞬间都点了赞，说我穿 10 裙真的很漂亮。

不过他没有过分油腻的言辞，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不知不觉中在聊天页面点亮了几个字母。

那段时间我刚毕业，之前实习的公司，说好给我转正，突然又把我鸽了。

我焦头烂额，如果现实也可以用 PS 修图就好了。

可惜没有如果，我长得不好看，从小胖到大，磨烂无数条牛仔褲的褲裆，好不容易熬到二本毕业，成为个平平无奇的 loser。

幸好在网上，还有很多很多喜欢我的人。

上个月生日，我在广场发了一张精修照，得了上千个点赞，几百条评论都在祝我生日快乐。

清河说给我准备了惊喜，礼物就是这条 lo 裙。

我提过一次很喜欢这条裙子，但这款已经绝版了，二手价被炒得很高。我不知道清河从哪儿弄来了全新正版的裙子。

晚上他给我发语音：「礼物收到了吗，喜欢吗？」

「喜欢。」

我当然喜欢，lo 裙是 lo 娘的命，他这是击中了我的命脉。

问我要照片的人很多，但什么都不求，反而送这么贵裙子的男生，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这他妈就是爱情吧，我沦陷了。

「生日快乐，奈奈」，他轻声说，「什么时候空，我们见个面吧。」

「好。」我神使鬼差地答应下来。

我谈过几段网恋，但从来没见过任何网友。毕竟「见光死」这个词就是为我这种人而生的。

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我真的想和他谈段现实恋爱。

大概是裙子太华丽，我被冲昏了头脑，忘记华袍下通常爬满虱子。

我们同在成都，见面是分分钟的事。

但答应下来我就后悔了，在无限纠结中，我用各种理由拖延时间。

最终，见面定在了一个月后。

这一个月，我每天只吃一根黄瓜和一个鸡蛋，瘦了整整 15 斤。

但是，也只是从 XXL 到 XL 的程度。

就算再饿三个月，我也长不成 Ada 那样。

Ada 1 米 65，95 斤，前凸后翘，货真价实不用 P 的条顺盘正。

Lo 裙穿在她身上，和穿在我身上，云泥之别。

哦，sorry，那裙子我根本穿不上去。

我大概已经猜到了 Ada 是出于什么目的，冒充我和清河见面。

这隔着十米远，我都闻到了绿茶味儿。

我应该现在就去拿杯冰咖啡淋她头上，让她变成抹茶拿铁。

清河为什么没看出来，还笑得那么开心，还喂她吃五粮液酒心巧克力蛋糕？

操。

我看不下去了。

我……

灰溜溜地走了。

Ada 晚上 10 点过才到家。

我坐在沙发上等她。

「吃夜宵吗，冬瓜排骨炖好了。」

Ada 扯掉发箍，反手解开腰带，「不吃了，真不晓得你为啥喜欢这玩意，勒死我了。」

「说吧，今天这出是撒子意思？」

「没得撒子意思，网恋有风险，我先去帮你看哈他人靠谱不。」

「用不着扯这些没用的，你到底想干撒子？」

Ada 好像戏精附体，开始长篇大论，说我和清河认识时间不长，清河表现得太好，一定是有问题。我刚接触社会，不知道人心险恶，她只是帮我去看看人。

「那现在看到了，人咋样？」

「嗯，确实不错。」

我「啪」地把一碗冬瓜排骨摔在她脚边，「Ada，人不要脸，鬼都害怕。你说这些，你自己信不信？你不就是看他有钱吗？你是个捞女！」

Ada 在某高端商场奢侈品专柜做柜姐，做梦都想泡到一个有钱人，但最讨厌别人说她是捞女。她深夜打豪华专车回家，留下司机的联系方式；在某点评上，专挑在人均消费 1000+ 餐厅点评过的人加好友；在高端小区楼下的咖啡厅，手滑打开附近的人……

她总强调自己是真心实意想一生一世一双人，只是那个男人必须有钱而已。

这些我都知道，在这之前我也相信她本性不坏。

只怪我自己大嘴巴，跟她说了那么多关于清河的事。

清河是个富二代，他不炫富，但不经意间透露了自己生活优越。我们刚认识不久，他买给我的礼物已经超过了 5 位数。

当时 Ada 说她从来没见过还没见面就出手这么大方的，我真是捡到宝了。

我是捡到宝了，还被她惦记上了。

「是又做撒子？」Ada 把脚边的一块冬瓜碾成了泥，「你也不自己撒泡尿照照，你真觉得他会喜欢你？你大腿都快有人家腰粗了。这裙子你供了这么久，倒是提上去试试啊。」

Ada 把脱下来的裙子扔我脸上，径直去洗澡了。

胖了二十多年，这样的羞辱我经历过很多，唯独这一次，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浑身都在颤抖，却挪不动脚步。

可能是饿的，我连回嘴的力气都没有。

回到卧室，手机一通震动。

清河给我发了好几条信息——

「到家了吗？」

「奈奈同学，为什么之前连一张露脸照都不给我，憋大招呢？不过，今天见到你确实很惊喜，哈哈~」

我没有回复。

他发布了一个瞬间，拍的是 Ada 的背影，配文「终于见到了我的 Lolita」。

我三天没吃饭，连黄瓜和鸡蛋都戒了。

每去一次厕所就称一次体重，但一天也掉不了二两称。

我感觉自己在发烂发臭，就是不瘦。

饿久了的感觉就是感觉不到饿，这样也挺好的。

清河再没有在 APP 上给我发过信息，我猜他和 Ada 已经加上了微信。

我和清河一直没交换微信，因为这个社交 APP 有个很鸡贼的功能。它设定了一串很有意义的字母，两人在上面聊天可以积累爱心，点亮字母。

我一直非常期待和清河点亮全部字母，所以我俩只在这 APP 上聊天。

只差一个字母就全部点亮了，可惜没有机会了。

天昏地暗地过了一周，清河突然在 APP 上找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还是在这儿聊天自在，说我在微信上像变了一个人，他不知道该怎么说话。

我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

看了看镜子，我还是胖，但胖子喜欢别人不犯法吧？！

我小心翼翼地和他打哈哈，说 APP 才是我们的大本营，在这儿聊天确实自在些，微信熟人多，不太放得开。

好久没和他说话了，真的好开心。

我默默给自己打气，再瘦 5 斤，只要能再瘦 5 斤，我就约他出来见面！

抱着这样的信念，在秋老虎最凶的时候，我穿着暴汗服去楼下跑步。

太久没怎么吃东西，腿软得跟面条一样，我根本跑不快，没两步就停下来喘气。

从跑变成快走，再到慢走，再到慢慢走。

如果周围有人围观的话，一定觉得我是来搞笑的，没见过谁跑步是以 8 倍慢速进行。

减肥的瓶颈期终于过去，不到一周，我瘦了 5 斤。

看到体重秤上的数字，我又哭又笑，糊着眼泪鼻涕给清河发信息——「下午有时间吗，出来见个面吧」。

心急如焚地等了半个多小时，他才回复「好」。

我飞奔去洗澡化妆，提前半小时就到了甜品店。

就是第一次约见面的春熙路太古里负一层的那家。

我穿上了 L 码的 lo 裙。

真心希望他见到我，也会露出上次那样的笑容。

可是我从下午 4 点等到天黑，等到晚上 10 点甜品店打烊。

清河没有来。

我百无聊赖地刷着微信，突然看到 Ada 发了一条朋友圈，定位在九眼桥附近的某个五星级酒店。

在一堆环境美食照中，她「不经意」地拍到了一个穿着浴袍，露出半张脸的男人。

正是清河。

我没有再给清河发信息，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出甜品店的。

我没有感觉很心痛，只是心脏的位置空了，仿佛能听到贯穿胸膛的风声。

我好饿，饿得快要死掉了。

回到家，我把附近的双流兔头，老妈蹄花，军屯锅盔，小郡肝串串……挨个点了一遍，花了 500 多块钱。

外卖很快来了，我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开始还能尝出味道，慢慢的，只剩下机械的吞咽动作。

我一直一直吃，怎么吃都吃不饱……

直到食物满到咽喉，我怎么也咽不下去，「哇」地吐了一地。

眼泪和呕吐物奔涌而出的时候，我止不住地想，他们在酒店换过了多少姿势。

一下吐得更厉害了。

Ada 一连几天都没有回家。

我想搬出去住，但这边的房租一次性给了半年的。

贫穷和肥胖是压得我动弹不得的五指山。

等到 Ada 回家，我努力当一个隐形人，除了上洗手间和拿外卖，绝不出现在公共区域里。

每次出门都要尖着耳朵听卧室外的动静，确定她没在，我才会出来。所幸，没正面和她碰上过。

我过得不知天日，白天大多数时间都在昏睡，半夜醒了就疯狂吃东西。

直到清河突然在 APP 上疯狂给我发信息。

「奈奈，奈奈，奈奈，奈奈，奈奈……」

「你怎么不理我了？我做错什么了吗？」

「至少回条信息，让我知道你没事吧？」

「奈奈……你别不理我……」

我以为我已经快忘记他了。

但看到他的信息，还是眼睛发酸。

我一时没忍住，回了句「我没事，你还好吗？」

清河像变了一个人，说话小心翼翼，十句话里有八句都是「好不好」，「行不行」，「可以吗」。

聊了一会儿，我发现了一件非常震惊的事！

从见面到现在，清河在「我」身上已经花了 6 位数，但「我」突然在微信上拉黑了他。

我放下手机，冲出去猛砸 Ada 的房门。

Ada 穿着真丝吊带睡衣，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大半夜的，你有病啊？」

「你打着我的旗号骗钱，要不要脸！」

「大家都是成年人，你情我愿的事情，我骗撒子了？」

「那你拿了人家东西，就把人拉黑了，是几个意思？」

「哦，他那个级别的，也就骗骗你这种没见过世面的。什么富二代，搞笑呢，就一程序员，还不是成都本地的，要车没车，要房没房，哪个还真心跟他要哦？你要喜欢你就接着跟他要朋友呗，我也不耽误你们。」

「砰——」Ada 摔上了房门，我站在门口，像个傻逼。

手机在震，清河还在不停地发信息，我深吸口气，回了句「明天出来面谈吧。」

清河回「好」。

该来的躲不过。

至少不能让清河以为是我做了那些事情。

第二天，还是在太古里那家甜品店。

约了三次，这次才真的要和他面对面了。

我提前 20 分钟到，点了五粮液酒心巧克力蛋糕。

蛋糕很香，我吃到嘴里，只能尝到苦味。

清河到了。

他环视一圈，视线从我身上掠过，没有丝毫停顿。

我叹了口气，努力挤出一个笑脸，朝他挥手，「清河，这里。」

他一脸疑惑地走过来，「你好，请问你是……？」

我清了清嗓子，深吸一口气，「约你来的是我，先坐吧。」

他拉开椅子坐下，犹豫着问：「奈奈是出什么事了吗？为什么来的……」

我打断他：「我就是奈奈。」

清河嘴角抽动了一下，眉头皱得死紧。

「对不起，我想解释一下……」

我不敢跟他对视，低着头，小声地说了遍事情的来龙去脉。

清河「哼」了一声，脸上的嫌恶毫不加掩饰。

我羞愧欲死，巴不得一头撞死在面前的蛋糕上。

清河摆弄着手机，「别的我不想多说撒子，闹起来挺莫名堂的。」

「不过……这段时间，我的损失，麻烦你给结一下吧。」

我点头如捣蒜，「对不起，你之前给我买的礼物我都会还给你的！」

「不止吧，还有你的室友，我给她买包的钱，开房的钱，吃饭的钱……」

我当场就懵逼了，结结巴巴地解释：「可是，那……那是 Ada 花的啊，和我没有关系……」

「呵呵，你俩不就是一伙的吗？」

他们高达 6 位数的恋爱活动经费，要我来买单？我做错了什么？

事到如今，我已经把喜不喜欢抛到脑后了，一心掰扯这不关我的事儿。

一小时后，清河失去了耐性，撂下一句「我见不到钱，你后果自负」，就走了。

万万没想到，谈个恋爱（并没成），还有牢狱之灾？上一次听说这么凶猛的事情，还是娱乐圈著名的大叔小三恋。

这网恋现实起来，真是现实到吓人。

我忘了自己是怎么回去的，脑袋里一团乱麻。

残存的一点点理智，让我去网上搜了下类似的事情，看别人是怎么处理。

万幸，清河提出的买礼物、开房、吃饭的钱，都属于难以量化的恋爱支出，他买单的时候是自愿的，那么过后，无论是对我还是对 Ada，他都无权追讨。真要追究，他也很难举证。

我心下稍安，暗暗佩服起 Ada 的手段，姜还是老的辣。

我给清河发消息，写了篇小作文，再次表达了歉意，说我不该骗他，并答应立刻寄回他之前送我的礼物。至于 Ada 那部分，我不想再掺和。

清河那边有信息已读的圆点提示，但他没有回我。

我松了口气，至少他已经看到了。

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我还就被手机信息提示震醒了，屏幕上弹出了几十条未读信息，全是来自那个社交 APP。

我奇怪地点开——

「丑 B，装得挺像啊，真是 B 脸不要！」

我点开第二条，「遗照帮你 P 好了，祝你们全家早日地下团聚」。

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

铺天盖地的辱骂，「婊子」，「丑 B」，「公交车」，「肉 X 器」……

我看得心惊肉跳，狠掐了自己一下，才确定这不是在做噩梦。

发消息的多数是陌生人，而我已经很久没在这个 APP 上活跃了。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仔细查了一圈。

是清河。

他在广场发布了一个瞬间，带着和 lo 娘有关的 tag，@我，详细描述了我如何在网上诈骗。

我伪装成 lo 娘女神，他一个月为我花了 6 位数，一奔现发现我又丑又胖，偏偏要死缠着他，还不肯还钱。他出于无奈，发了瞬间，友情提示广大男同胞，擦亮眼睛，远离「乔碧萝」。

底下附带了四张图，分别是我 P 过的 lo 装照，他在甜品店偷拍的我的照片，还有我道歉时承认 P 照片骗他的对话截图。

证据确凿。

他的这个瞬间火了，底下有几千个赞，网友顺着他艾特我的账号，轻而易举找到了我，开始羞辱狂欢。

我拉黑举报的速度完全跟不上他们谩骂的速度。

我给清河发信息，求他删掉这条瞬间，说钱的事我会再想办法。

信息显示已读，但他一个字都不回。

我删掉了自己发布过的所有瞬间，写了一条信息置顶，道歉，并解释事情并非清河编造的那样。

但没什么用，我这条瞬间的被关注度远不如清河的高。

谩骂不止不休。

我气不过，和发信息的人理论，但他们根本不讲道理，无论我怎么解释，他们只会用更龌龊恶毒的词汇来攻击我。

我感到喘不过气来，像是有无数双手从屏幕背后伸出来，狠狠掐住我脖子。

凌晨的时候，我关了 APP 的消息提示。

心跳一直很快，我一阵一阵发晕。

我吃了两片医生开的安眠药，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起床再吃了两片，还是睡不着，又吃了两片，继续睡不着……

我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药，再躺下的时候明显感觉不对劲儿，我用尽全力摁了一个电话出去。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了，Ada 在旁边。

看我醒来，她狠推了我一把，「瓜婆娘，你有病啊，要死也出去死啊。」

我苦笑起来。

和 Ada 合租后，为了紧急情况有个照应，我把长按「1」键呼叫设成了她的手机。还好她没拉黑我，我捡回一条命。

这时候再看她，也不觉得面目可憎了，她还是很美，像年轻时的刘嘉玲。

「我没想死，是吃错药了。」

「我看你特么确实是吃错药了，要死要活的，给你说了清河不是个好东西。」

「他确实不是东西。」

我给她说了我被网暴的经过。

Ada 瞪大了眼睛，「啥玩意儿？他咋那么大脸哦？？？出去开房的钱是我出的，他送那些包，全是 A 货。」

这下轮到我目瞪口呆。

Ada 白了我一眼，「你以为我为毛拉黑他？太恶心了啊，送 A 货包，连超 A 都算不上，仿得那是一个粗糙。也不想我是干撒子的，都不用上手，隔着 10 米远，就能闻到假货味儿。所以说了，他那种 level，只能骗骗你这种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对了，你那条裙子，也是假的吧？」

「我……我上哪儿晓得去……」那裙条子我只看过图片，没摸过实物。

千言万语难汇成一句话，我操。

我被送医及时，洗胃后已无大碍，连输液都不需要。医生见我醒了，让我早点回去，医院床位紧，别给大家添堵。

Ada 一脸嫌弃地拉着我走了。

回到家，我在房间酝酿了半小时，声情并茂写了篇小作文，描述这曲折吓人的网恋故事，发布在广场，@清河。

不到两个小时，点赞狂飙，看评论区的回复，去私信骂清河的人应该不会比当初骂我的人少。

清河急了，给我发信息，让我删掉这条瞬间。

我点开他的头像——他来自艺术家星球，行归优柔星，悟性绝佳，富有创意，但没啥时间观念，总是该来不来，说走就走。

描述得挺贴切。

我之前，真的喜欢过这个人。

我没接他的话茬，说：「我虽然没给你发过正脸照，但发过那么多语音，我的声音和 Ada 一点都不像，你真的没有怀疑过吗？」

他：「想过，但她确实很漂亮。」

我：「你们开房那天，我给你发过信息，约你出来见面，你答应了，但没有来。」

他：「什么时候的事？我没看到过，那天 Ada 拿着我手机在打游戏，可能是她删了吧。」

行吧，我都明白了。

我：「你删我就删。」

他：「OK.」

他删除了瞬间，我也清空了动态，闹剧到此为止。

最后，我们只差半个字母就能点亮一个触及灵魂的温暖词汇。

拉黑，卸载，不再见。

我删掉了 PS，下次再喜欢上谁，我想以真实的身份形象出现。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